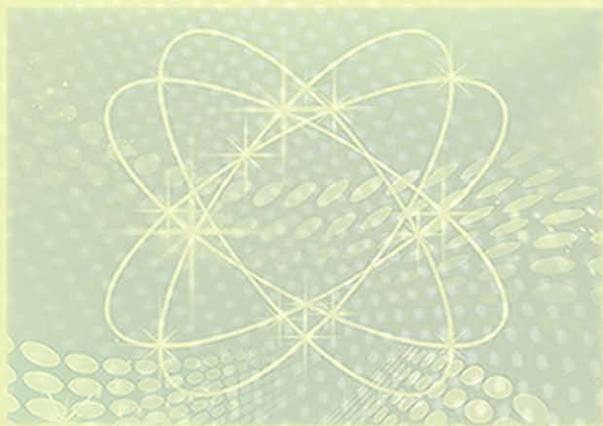


情缘

宋凯军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缘 / 宋凯军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206-12603-1

I. ①情… II. ①宋… III. ①科学幻想小学—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5643号

情缘

著 者: 宋凯军

责任编辑: 崔 晓

封面设计: 子 羽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吉林市荣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86.5 字 数: 141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2603-1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 500(套) 定 价: 120.00元(全3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第五十一章 心中有情

中央政府元首官邸，卧室中。仇英捷在床上翻了一下身，眼皮微动几下，似在梦中——两个月前的一天，他用完午餐，坐在办公室老板椅中，精神恍惚地趴在桌沿，不觉间睡着了。仿佛被人控制一般，忽见一个透明的蓝色圆球中，观世音脚踏莲花，轻声说“仇英捷元首，我是观世音，现在介绍你认识一对姐妹，一位叫金如梦，一位叫金如雪。”有意动了动身子，蓝色圆球中闪出两位粉红肤色的漂亮姑娘，身穿上白下绿的套装，礼貌地行了一个低头礼。仇英捷一脸惊讶地看着，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观世音微微一笑“她俩现生活在荣城天堂乐园，刚刚考取宇宙大学，现在麻烦你，秘密安排她俩去月球旅游；过一会儿，中央政府情报部部长淦涛会来，建议你授权他安排这次旅游。”仇英捷一脸迷茫“其中有什么秘密？”观世音笑而不答，旋踵即逝。

听到门铃声，仇英捷从梦中醒来，睁开惺忪的睡眼，脑子中充满了观世音菩萨交代的事。不觉抬头，只见猫眼处闪出的虚拟影像中，秘书覃俊才陪着淦涛等在门前。脑子清醒了一些，抬手按一下门钮，虚拟影像消失了，门自动打开。淦涛对覃俊才点下头，独自走进了办公室，身后的门又自动合上。未等走到老板桌前，就急匆匆地笑说“仇英捷元首，什么事那么急，还让您亲自挂电话叫我？”仇英捷机械地起身，本想说“我什么时候挂的电话？”未等出口，脑中又闪出观世音菩萨的面容，硬把那话咽回肚子。抬手指一下沙发，“先坐下来慢慢说话。”刚一坐好，覃俊才推门进来，送来刚泡好的茶水，又转身离去，在外面关严了门。这一刻，仇英捷想好了说辞，慢悠悠地说：“我挂电话找你，是遇到一件需要保密的事，只能请你办。”心里惊讶，莫非

是观世音菩萨替自己挂的电话？淦涛脸色严肃，说话倒很轻松。“接电话时，看影像您一脸愁容。”仇英捷不自然地笑了：“有人向我推荐了人才，需去云中月接受密考。”剩下的话涉及机密，淦涛心知肚明，遂点一下头。

沉默间，仇英捷端起杯子呷了一口茶，放下茶杯后又说：“在荣城天堂乐园有一对姐妹，分别叫金如梦、金如雪，今年考取了宇宙大学，看你怎么安排她俩去风中月、云中月一游，一路费用由政府出资。”淦涛也喝了口茶，爽快地说：“荣城有的是钱，干脆由当地政府出资，以奖励的形式安排俩姐妹游月。”“怎么保密呢？”仇英捷一脸忧虑地说：“我最愁这件事了，由我亲自挂电话不妥，那等于公开了秘密。”淦涛又喝了一口茶，放低声说：“荣城市长高原，正好兼任当地情报局局长，我亲自去一趟安排，不过得以私人身份去……按部内保密原则，安排好一切，没人会问原因的。”“那就按你说的办，保密是必须的。”仇英捷脸色舒展开来，异常庄重，“需要我做些什么，你尽管说。”淦涛笑说：“这点事也办不好，我就别当部长了。”一面放下手中杯，转脸瞄一眼墙壁油画——《上帝之眼》！

梦境闪过，仇英捷又翻了一下身，还呵呵地笑了几声。旁边熟睡的妻子荻秋波被笑醒，睁开一双带着睡意的眼睛，很快确定了笑声的来处，伸手推了一下丈夫，轻声说：“快醒醒，你又做什么好梦了？”仇英捷一睁开眼，坐起身，一脸笑容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在做梦？”“你睡觉时笑语连连，把我笑醒了，不是做梦又能是什么？”说话间，房内节能灯自动亮了。南北两边的红色大窗帘自动收起来，太阳刚刚露出头，缕缕霞光直入卧室。仇英捷一脸阳光，悄声说：“两个月前如梦般的事又原汁原味地梦见了，就像刚刚经历似的。”荻秋波没听懂，脆声脆气地说：“你的事都是机密，我可不知道是哪件事。”仇英捷摇了摇头，轻声地笑道：“你在云中月接待过的俩姐妹——”话虽含糊些，可荻秋波登时省悟，好奇地说：“这么说，你梦见了观世音菩萨？”仇英捷点头：“我当时只对你说了那个梦。”

“似梦非梦，可你还是照办了。”荻秋波带笑不笑地说：“我也按照你的吩咐出面接待了，没想到俩姐妹进飞船就适应了环境，顺利通过考试，至于其中有什么秘密，到现在也不知道。”一面穿好衣服，换上拖鞋，站在阳光中，“奇的是，巨型宇宙母船内所有电视都出现个小孩，一身红装像一团火，流着泪唱《天涯过客》……直到俩姐妹离开了，一切才恢复了正常状态。”仇英捷边听边穿好衣服，脑子中回想着梦到的情景，穿好拖鞋走近妻子，无可奈何

地笑了笑 “宇宙大学新生报到那天，客运飞船虚拟电视上出现一群长翅膀的女子，跳了一曲轻盈的舞，随后消失了。这事很像你说的现象，过后一切正常，可不正常的是，电脑中没留下一点痕迹。幸亏宇宙大学进行了调查，总算留下了一点可靠资料。” 获秋波微微一笑 “这两件事太怪了，联系起来真想感觉后怕呀。有人能进入并控制电脑系统，不留一点痕迹，怎么看都有点恐怖。” 仇英捷叹了一口气，说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哪！”

“啊，” 获秋波心事沉重，耐人寻味地说 “秘密安排俩姐妹游月，军事安全局只我知道，政府情报部只有部长淦涛清楚，我一直没听你说起，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仇英捷苦笑一下 “淦涛以私人身份秘密去荣城，吃住都在市长高原家里，只说情报部在考察金如梦、金如雪，不管考察结果如何，始终要保密。现在需荣城配合一下，出资奖励俩姐妹游月，必须安排好。高原毕竟兼任当地情报局的局长，一口应承下来，什么也不问，直接从市长预备金中拨款，按照淦涛的意思安排好一切，还指定旅游局派人调取俩姐妹的成长资料，安排得天衣无缝。淦涛回来后，又签字批准俩姐妹去云中月。听了淦涛的汇报后，我有意问一句俩姐妹的名字，淦涛淡定地回答，‘那我得查一下情报部的保密资料’，我听了就开心地笑了。要保住秘密，不能随便说出俩姐妹的名字，越是知情越要如此。” 听到此，获秋波心里轻松了不少，笑说：“我准备去一趟宇宙大学，把俩姐妹吸收为网络战队‘沉睡’队员。” 仇英捷点点头，叮嘱 “别立档。” 获秋波挺一下细长脖，说 “这是网络战队的规矩。”

话未了，楼下客厅里传来了“开饭”的喊声。这一声清脆的喊声，是服务机器人的声音；按照规定，除了打扫卫生外，机器人不能随便进入卧室。仇英捷与获秋波踏旋梯进入客厅，在洗漱间洗漱后进餐厅坐好，扫一眼玉石餐桌上的饭菜，除了爱喝的小米粥，还有两样小菜，一个炒鸡蛋，一杯牛奶，一块面包，每人一份……有点饿了，吃得比平时快了些……吃完了，用餐巾擦擦嘴又擦擦手，然后把餐巾扔入垃圾桶……机器人入餐厅，一声不响开始打扫卫生。获秋波临出餐厅前，对机器人说 “明明，收拾完餐厅，按我在家的规矩，楼上不用你打扫。” 酷似男孩的明明眨动一下明亮的双眼，脆生生地说 “你在我家我就失业了，如果常常在家，我就真的失业了。” 获秋波安慰道 “不会失业的。”

这一刻，仇英捷已穿好浅灰色正装，对着餐厅说 “咱们一起去见淦涛，

别耽误了正事。”“啊，”获秋波快步走出餐厅，走到衣柜前，从中拿出一身绿色军服，穿好后随仇英捷出门。推开房门，只见秘书覃俊才恭敬地等在门旁，说“淦涛部长已到办公室了，五分钟前到的。”仇英捷微微点头“按昨日下午的约定，淦涛部长提前了三分钟。”说着，直接走向办公室。获秋波冲覃俊才点一下头，快步跟了上去。推开办公室门，正在欣赏墙画的淦涛听到响动，转身笑说“真是准时，一秒也不差。”仇英捷乐呵呵地说“按你到的时间算，我晚三分钟。”覃俊才送来了三杯茶水，转身悄然离去，在外面关严了门。这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办公室，安装了屏蔽仪，可防御任何监听器，而且没有录音录像设施，是一个绝对保密的地方。通常，任何一届元首都喜欢在这里会见部下；情报部长来了，所谈皆需保密。

“那幅油画中的上帝，披着一件黑风衣，正与不信上帝的人解说‘爱所有人’的真谛。”仇英捷随口说“没有道德的人，不会爱所有人，也就谈不上博爱了。”淦涛一下子来情绪了，极真诚地说“我看上帝手拿着一张纸，像是照本宣科，理解了就会懂，人生本是一张白纸，自己走的路都会记在那张纸上，当离开人世时就会自我审判。”仇英捷忍不住笑了几声，说“你的理解独一无二，听着还挺有道理的。这幅《上帝之眼》，乃是来自光星的祖先留下的，不知里面埋藏了什么玄机，我听了你的解说似乎懂了。”

“看你俩一来一往，说得很有意思。”获秋波凝神注视着油画，冥想般地自言自语起来，“上帝始终身体力行教人做好人，却从未说过随时救人的话。深入理解《圣经》所讲的道理，真正的苦难是心灵的苦难，救自己的只能是自己；最后审判首先是自我审判，以求心灵解脱。就像人生路只能自己走一样，即便是上帝也无法替代，如果有缘的话，顶多是从旁指点罢了，听者是否懂则是另一回事。我的这些感悟，真得感谢淦涛部长的奇思妙解，实属机缘巧合。”淦涛微微一笑“我记得初次看见《上帝之眼》时，脑子很模糊，可心里感觉到了一种呼唤，情感不由自主地深厚了。过后再来，我都偷闲欣赏一会儿，感觉一次比一次清晰；直到刚才，大脑忽然灵光一闪，终于想明白了那画中深意。”获秋波听了，不禁感慨起来“有人感慨‘人是自己的上帝’；还有人说‘指点或帮助你的人等同上帝’。联系起来理解，上帝常在，分明就在我们的身边！可很多人却不解，更不当回事。”

“我现在理解了，上帝无所不在。”仇英捷笑呵呵地说“不过，自己的事还得自己去做，现在言归正传吧。”抬手请淦涛坐入沙发，自己也坐下来。获

秋波刚一坐好，端杯喝几口茶，摆出洗耳恭听的神态。滄涛的大脑从画中走入现实，忧虑地说：“自从接到宇宙大学的报告，之后又接到客运公司的报告，我指定由庄家任副部长负责调查，可他因找不到一点实际证据，把宇宙大学的师生在飞船电视上看到的身长翅膀的圣女当成集体幻觉，结果是不了了之了。我心里虽不解，也不好过多地发表意见，没有证据的奇异事件，就这么如笑话一般地结案了。庄家任副部长过后对我说，排除宇宙大学做实验的可能，或许是军方网络战队做秘密实验。我只好含糊回答，要是军方网络战队做实验，那就是我们的幸运。”秋波听到这里，笑说：“我负责任地说，军方没做过这类实验。”仇英捷想到梦见观世音菩萨的事，无奈地摇头说：“但愿飞船电脑被人控制这类事仅仅是个案，而且控制者没有恶意。”

“这一页轻轻翻过去吧。”滄涛脸色一阴，目光盯着仇英捷，吐出的字沉重如山，“当下，我感觉最棘手的事，也是您秘密交办的调查真功协会一事，不知怎么说好。刚才我对着墙画，大发感慨的时候，心里也在想《真功奇法》一书，里面内容乱七八糟，所宣传的理论邪极了，竟公然宣称死是好事，因为可以入真界永生永乐。我来回读了，发现书中东抄一点西借一点，先借用了佛家的六道轮回说，又借用了上帝的天堂说，别出心裁七拼八凑地创立了什么真界，反过来又污蔑各家宗教都是传统迷信，其实是一种洗脑教育，彻底摧毁了人们的道德信仰，会把信徒们弄得痴痴傻傻，不折不扣地成了思想奴隶。”顿了一顿，声音激烈得无法控制了，“《真功奇法》一书的作者赵宏德，在中央电视台当歌唱栏目主持人时，因强奸少女入狱后，编造出自己死过两回，去了真界学习，才有了真功传世；更可笑的是，渲染宇宙中真救人的，只有真神赵宏德，而佛与上帝都是大骗子，骗人几千年。”

“道德应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最高信仰，而宗教的修行强调修道积德，无德则人生虚妄。”仇英捷脸色微变，声音因激动而走了调，“任何想摧毁道德的行为，无一不是对社会的反动，不会有好结果的。现在，光凭一本邪书还不能下定论，按言论自由的法律也不能采取行动，除非在理论上进行批驳，不然只能无奈地看下去，看真功协会还要什么花招，到底想干什么。”滄涛苦笑着，又说：“《真功奇法》中，把信真功吹成‘有道’，把迷信所谓老师说成‘修德’，还美其名曰什么‘有道有德便有成，死后注定升真界永生’，一派胡言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怜真功信徒失去了理智，有病的不按医生叮嘱服药了，没病的到处宣扬能练出‘上帝因子’，再也不用去外星球采集生命种

子，可以告别试管婴儿时代了。然而直到现在，没人见到个案，可证实真功协会的歪理邪说，令明眼人悲叹不已呀！”

听到这儿，仇英捷点一下头：“真功协会在荣城政府管理部门登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淦涛又苦笑了一回，悲哀地说：“我秘密请高原市长调查过此事，原来是前任市长签批过的，社会团体管理部门不得不批。好在真功协会在别的地方碰了壁，再也没有出现登记注册的事，不过为防万一，我通过各地情报局暗里打招呼，决不给真功协会登记注册。”仇英捷笑了：“这事需秘密进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与社会动荡。”默默低头想了想，抬起头来又说：“我最担心真功协会背后有阴谋，否则不会请你秘密调查此事。”“这一点我早就领会了！”淦涛一字一顿地说：“在银河反恐战之后，主星开始对外星球人类开放，来人头上没贴标签，难免会有宇宙邪教集团的成员……尤其是搅乱银河共和国的小绿人，思想与行为非常邪恶，肯定不会接受失败的命运，很可能把仇恨算在咱们头上，说不准会在暗里建立起邪教组织，一旦成气候就露出真面目了。”获秋波在一旁插话：“你说的这些，我与仇英捷私下议论多次，尽管仅仅是推想，没有可靠的现实证据，但也不是胡思乱想。”

“咱们这些人责任大呀，遇事不能不多想想，有时想得头疼也得想。”仇英捷郑重地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了。遇到事不能只想一头，也要想到糟糕的结果，最好能在萌芽状态消弭隐患，才是一位合格的领导人。”淦涛感同身受，瞄一眼《上帝之眼》，不由笑道：“任何一届真诚的元首，所思所虑所为，并不比上帝轻松，若忽略任何蛛丝马迹，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仇英捷听笑了：“我相信人性非圣即贤，哪怕受邪恶思想迷惑了，但在社会正能量的感召下，终究会有省悟的一天。古人强调‘为政以德’，当领导人光有德还不够，必须身体力行，把德变成广泛的社会良知，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当然，健全的法制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守住底线反映了社会的良知，否则人间会变成地狱。每每想到这些，我内心就得到安慰，也有了前行的勇气和信心。做到深思熟虑，未雨绸缪，多在事前做工作，一定会得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粉碎宇宙邪教集团的阴谋。”

见约谈就要结束了，淦涛赶紧转换了话题：“昨晚我一回到家中，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第五银河系的阿客提，正在主星旅游，想见一见五十年前银河反恐战争中结识的故人。我当时就一惊，觉得其人面熟，立马在家中私下约见了她。会谈中，阿客提提及了那场战事，有幸结识了陈长天、叶无

双、仇英捷、荻秋波，只想见一面叙叙旧情，也算没白来一趟主星。说到最后，阿客提轻描淡写地透露，从邦联帝国在缘城的大使馆，得到了联系用的普通手机，并找到了我家的电话。我听出这个事有说道，便答应帮助沟通，现在她正在等着我的回音。”仇英捷一脸回忆状，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就转头问荻秋波“你对阿客提还有一点印象吗？”荻秋波吃力地想了半天，忽然想起一位皮肤白皙的女记者，就说道“在我们离开海球之前，曾经组织银河邦联帝国官员、记者参观巨型宇宙母船，不少人一上飞船就睡着了，睡得挺香，引起一位生得白净的记者提问‘如此奇异的飞船是谁造的？’当时，这位记者自报了姓名，像是阿客提。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那就有意思了。”

“现在不要多想，既然阿客提提起故人，怎么忙也要见一面。”仇英捷坚定地作出选择，“我猜想阿客提不是来玩的，很可能另有使命，并在明里暗里透露出来了。”滄涛使劲点头“银河邦联帝国在首都缘城有大使，不能利用这个渠道传送消息，肯定遇到了非常严重的事，只能派特使并以私人身份到访，所以我不敢怠慢。”仇英捷目光亮了一下，有意放低了声音“你马上用这个办公室的电话联系阿客提，请她立刻就过来，余下的事由荻秋波出面安排。”滄涛起身，麻利地拨了一个号码，没过几秒钟，桌上闪出阿客提的虚拟影像——白净的面容，虽略显苍老，但仍然有一种朝气。仇英捷这时已站起身，走向办公桌跟前，荻秋波也跟上来。相互问好后，阿客提转头盯着仇英捷，又转头看着荻秋波，真像故人一样笑道“若在别处，也许不会想起对方是故人。没几天我就要回去了，只想见见几位故人，不知道是否有时间？”仇英捷看着眼熟，赶紧回应“五十年前的故人，天幸有了见面机会，再没有时间也得见见。”荻秋波记忆清晰起来，接着说“你当年提的问题，至今也没答案。”

“都怪我当年太年轻了，问了一个唐突的问题，之后悔之不及呀。”阿客提爽快地笑道，“自从我了解了主星人类的历史，就一直想找机会赔罪，当下终于有机会了，见面再谈吧。”影像中的阿客提看一眼腕表，抬头字字千钧地说“二十分钟后，我就会到达元首官邸门前。”荻秋波略显喜悦地说“我亲自去门前接你，咱姐妹好好叙叙旧情。”阿客提在影像中笑道“谢谢！”转脸对滄涛笑说“再见！”影像自动消失。仇英捷脸上自然带出喜色，叮嘱滄涛：“现在你陪我见民政部部长崔影，完事后全程参加会见阿客提。”

恰在这时，门铃轻轻地响了几下，接着覃俊才推开办公室的门，后面跟

着一位中年女士，正是民政部部长崔影——个头不高，不胖不瘦，眉目含笑，一身淡绿色正装，显得异常干练。荻秋波乐呵呵迎上前，张开双臂拥抱着崔影，嘴上说“长时间没见，你还那么年轻漂亮！”崔影忙笑回“你不也一样嘛！”二人一分开，荻秋波又笑说“要欢迎一位远道来的老朋友，我得出去安排一下。”言罢，扭身走出了办公室。见门自动合上，崔影先对淦涛打一声招呼，转脸对仇英捷笑说“你过会要会见老朋友，我赶紧汇报工作吧。”仇英捷笑了笑，缓缓地说“那就接受你的建议，按照约定，今天只谈真功协会的事。”一面把崔影让入沙发，笑着说“淦涛部长是我请来的，也一起听听情况。”淦涛坐入沙发，笑而不言。崔影善解人意地说“就真功协会注册登记一事，淦涛部长打过招呼，部里无条件照办。”

“好好好。”仇英捷脸色暗淡，似乎忧在心头，“崔影部长，下面说说具体遇到的问题吧，需要我出面的直说。”秘书覃俊才静悄悄推门进来，送来三杯茶水，又静悄悄地转身离去了。崔影端杯喝几口茶，稳定一下情绪，放下杯，开门见山地说“因为不给真功协会登记注册，各种抗议信从四面八方寄来，每天都堆满我的办公桌，连网上的抗议也扎堆出现，要求解释。最让人为难的是，发出抗议的人有各地议会议员，连最高议会也有人附和。我抽出一定时间，找一本《真功奇法》细读，感觉字字句句都透出邪气，可按法律规定，政府的回旋余地很小，推也推脱不了，已进退两难了，希望研究出妥当的说辞。”仇英捷感觉心上压块大石头，说“不予注册登记，这是既定方针，什么时候也不能变。民政部作为主管部门，要想个好办法，平息民间的情绪，至于议会那是说话的地方，得想出更好的办法才行。”

崔影听到想听的，使劲点几下头，转脸对淦涛笑说“你身为情报部长，比我知道的多，现在问题已摆到桌面上了，再也不能秘密打招呼。”淦涛为难地说“秘密打招呼是我的工作，到底怎么应付我还没想好。”仇英捷接口：“既然问题已摆上桌面，还是由民政部出面为好，今后不能再用拖的办法，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宣传，组织一次社会大讨论，再搞一些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民众会支持政府。”崔影脸上有了笑模样，但仍忧虑地说“到最后可能变成公投，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仇英捷思索着说“这样可以争取一年时间，咱们趁机寻找切实证据，按照结社自由法的规定，可以采取更恰当的处置办法。”崔影笑了笑“当下要着眼于问题，批驳《真功奇法》反传统的理念，就有文章可做了。”仇英捷心里一下子轻松下来，笑着说“说着说着就有路

可走了，而且这条路会越走越宽广。当然，先要做好有关议员的思想工作，不能节外生枝。前几天，最高议长表示，——不能听之任之。”

“那就太好了，有了议会做后盾，再无后顾之忧了。”崔影脸上露出了暖意，“接下来，我组织人员写一批文章，批驳《真功奇法》的歪理邪说，给广大民众擦亮眼睛，真要公投时，会得到广泛的理解与支持。”仇英捷点头：“面上的宣传教育要做好，背后的工作也要做好。这件事由涂涛部长负责，凡是政府公务员信真功的，一律调出政府部门，凡是军人信真功的，一律安排转业退伍。对此不必宣传，最好悄悄地进行。”涂涛郑重点头，机警地说道：“我能秘密调查政府官员，并对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却无法干预军方行事。”仇英捷含笑说：“我会安排荻秋波局长负责此事，充分发挥军事安全局的作用，把刚刚商定的办法落到实处。不能不把工作做到前面，目的是清除真功信徒，尤其是关键部门，以防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目前，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展工作，时机成熟了再公开也不迟。”

“还有件事也要汇报，”崔影不失时机地说，“部里监察司调查，真功协会在荣城登记了，原来是前市长签批，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不得不办……”仇英捷不高兴地截住话头：“我知道，可为什么不据理力争？为什么不向民政部汇报？现在，我想听听民政部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崔影心里早有准备，开口就说：“民政部管不了下面厅局的人事，但已建议当地政府处理好。据高原市长来电话说，主管社会团体工作的副厅长已调离，负责审查工作的副处长也调出了，都去了当地的国企任职。”仇英捷满意地点头：“今后不允许再出类似事件，必须把好关。”接着又谈些保密事项，才送走崔影准备迎接阿客提。

第五十二章 肩负使命

却说荻秋波离开元首办公室，先叮嘱后厨按贵宾规格安排一顿家宴，又忙走向官邸大门。刚煞住脚，见阿客提走下了黄色出租车，便对值班的军官说：“那位女士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来自第五银河系，办入门手续越简单越好。”一面抬手指一下阿客提。那位军官含笑回应道：“您亲自出来接，这还是头一遭，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荻秋波微微一笑。阿客提走过来，蓝汪汪的眼珠保持着青春的气息，洁白的脸闪动笑意。荻秋波走出门，伸双臂拥抱阿客提，半天才恋恋不舍地分开。门前四位值勤士兵齐刷刷地行军礼。

没办任何手续，直接通过小门进入官邸院内。阿客提在跨进门的一瞬感觉浑身有暖意，立马明白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扫描……没走几步，荻秋波放低声音脆声脆气地说：“那道门，配置了无形空间，任何人经过都要安检扫描。”阿客提小小声回应：“我浑身有柔柔的按摩感，舒服极了，现在又恢复正常没感觉了。”抬头看一眼周围，宽阔的柏油路两边，有两座小山，一棵接一棵的矮树不到三米高，许多鸟儿欢叫着。荻秋波察言观色，触摸到了阿客提的内心，又解释道：“那些矮树叫不老树，两千多年没有一点变化，一年四季总是绿色。”阿客提说：“这可是一道奇景，在我们海球看不到。”荻秋波又津津有味地说：“关于不老树还有个传奇，说在建设元首官邸时，飞来一位披黑风衣的男人，停在空中撒下一把树种，然后消失在天空。不到一年，两座人造的小山长满绿树，没人识得。几十年后，人们根据这些树的特点命了名，无奈后人把传说当成了神话，不知那位黑衣人是真是假。”

“什么奇事都可能发生，”阿客提收回观赏的目光，一本正经地说，“单说巨型宇宙母船，内部是一个特异时空，真可谓神乎其神，至今也不知道来自

何处。”荻秋波脆声脆气笑起来，边笑边说：“当年你提的那个问题，让陈长天船长很为难，只好笑答‘智慧的后人会回答你’。”阿客提摇一下头：“我当年刚博士毕业走出校门，什么也不懂，当看到身边的人接连睡倒了，心里疑虑重重，压根想不到身处特异时空，出现了特异现象，才会提出那个令人难堪的问题。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心眼太小又目空一切，没进入人生的智慧境界，不懂得自尊始于尊重人，在拯救银河危难的恩人面前丢人现眼！”荻秋波又笑了几声，说：“过后，陈长天船长解释过，能提出那样问题的人想象力丰富，要是写科幻小说一定红遍宇宙。”“真幽默，”阿客提笑说，“不怪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船长啊！说实话，当时登船的邦联帝国首脑，事后特意召见我，透露了‘特导时空’的秘密，又把我调入邦联帝国安全局，工作至今。”最后这句话露底了，此次私人旅行绝对无私，所谓“私”不过是说辞。

荻秋波听笑了，又说：“母船上的特异时空，至今仍秘而不宣，遇到重要部门选拔人才，进入飞船便可——口是心非之人进飞船就犯困，一考一个准。”拐了个小弯，忽见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戒森严。阿客提见多识广，也不多看，又小声说：“那些登上飞船就睡觉的人，过后醒来，全都把飞船上的经历当成梦境，而我们这些‘清醒’的人，预先被告知不能泄密。心思不纯净的人，不能在政府任职，那些爱‘睡觉’的人接连被调出，表面还给他们升了职。”荻秋波满眼都闪动着笑意：“要是没有那种特异时空，可能活一辈子也认不清一个人。不过，对于平常公务人员，不必以秘密考试的方式选人，除非重要职位需要。”阿客提默想了片刻，轻声说道：“我们没有特异时空考察人，一般情况下，把人脑与时间之母连接，有点像催眠，以确定被测试人的真实思想。对于意志力强的人，尤其是有敌意的人，这种测试方式有缺陷，测试结果显得零碎，还得进行逻辑分析。”荻秋波微微点头：“飞船上的特异时空确实很灵验，遗憾的是从古至今不能复制，也就弄不清其中的玄机。”

说着话，二人走出了山间路，出现一个开阔地。约五千平方米的地面铺着一块块大理石，踏上去有一种走在花草中的感觉，不仔细看会误以为走在花草中。中间部位，有个圆形花池，直径约一百米；围着中间花池，又等距离排列着八个正三角形花池，位置上呈现两两对称，所有花池开满了鲜花，香气向四周弥散。一幢坐北朝南的圆形楼，六层以上是一个半圆球状，红得像半个太阳，下面墙壁蓝盈盈的宛如天空。中间，有几十米长的圆形通道连

着一幢幢楼；东西两侧的楼呈对称排列，有正方形对称，也有三角形对称，通通以圆楼为中心。奇妙的是，不同形状的高楼外墙颜色不同，正方形楼是浅绿色的，三角形楼是银白色的，立体感非常强。在连成一体的楼群外围，又对称排列着数幢长方形的楼。四周生长着一排排树，高而粗壮，经过修整的枝叶形成圆球形状，仿佛是美丽的星球排在天空。

在荻秋波的引领下，穿过花池地带，径直走向圆形楼。阿客提又回头看一眼花池，笑说“那些花池呈正八边形，我感觉怎么那么熟悉，仿佛从前见过一般。”荻秋波脆声脆气地说“当年邀请你们进入巨型宇宙母船的核心……”“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阿客提喜形于色，像个大孩子一般，“当时见到的楼群叫八角楼，可惜没有机会进里面。”荻秋波逗乐般地说“以后再有机会，我领你进八角楼内部走走，不让你带着遗憾回去。”阿客提一听就认真了，受宠若惊地说“那我就成了银河系中最幸运的人，见识了八角楼内的真容，死了也无遗憾。”话一脱口心里一凉，红着脸说一句，“别说我是外星人，就算是主星人也不会有那样的机会。”荻秋波笑了一笑，说“巨型宇宙母船泊在云中月，外人去都要经过安全局或情报部特批，通常没几人会获得通行证。这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即便一般百姓不理解，也不能多解释。”阿客提轻轻点头“我在安全局负责反恐工作，常接待外星来客，为了弄清来者身份与思想，要做些不能解释的事——，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理智重于感情。”

二人在随意交谈中，已走到圆楼前。蓝色感应门自动打开，崔影走了出来，一见荻秋波，在三步之远就伸出双手；当两双手握到一起时，笑说“这么快就接来了老朋友。出门前，我还想见你一面打声招呼呢。”荻秋波摇晃几下手，一松开手也笑说“也算咱们姐妹有缘，心里想着就撞见了。”转脸介绍两个人认识，并欢天喜地地说“阿客提可是我的老朋友了，五十年前相识才见一面。”阿客提先伸出手，握住崔影的手，笑说“欢迎有机会去海球观光，那时别忘了通知我一声，好陪你住好吃好玩好。”崔影礼貌地回应“要是有机会去一定找你，毕竟咱们今日有缘相识。”看一眼荻秋波，又说“荻秋波局长的单位在云中月，平时很难见，今日见了话自然多些。”荻秋波在一旁说“人在军中，身不由己，见面确实不易。”崔影说“我不常来元首官邸，见面更难了。”说完，礼貌地告别而去。

圆开楼内，一楼本是一个水晶世界，天棚恰似一面镜子，蓝盈盈的天空

飘动着几朵白云，正中央有一颗人脸般的太阳，闪出淡淡的光，把五百平方米的大厅照得通亮。红色的地毯中，布满人造的柔柔的绿草，实时散发出清新的草香，走在其中，就像正行走在春天的绿草地上。四条通道不停地变换着方位，仿佛是水晶墙壁的幻影，又像一个立体迷宫，容易让人迷惑。在外面看到的落地窗，一律是清一色的水晶墙，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景色。

进入楼内，阿客提感觉进入了一个新世界，感慨地说：“这个水晶世界，能映亮人的眼，还能闻到春季的草香。要是我一个人进来，找不到方向不说，走走就会碰壁。”回头看一眼，更是惊讶不已，“进来时的感应门不见了，变成了水晶墙，想原路走出去都难。”荻秋波说：“这是祖先留下的奇迹，现在想仿造也不能……”一位虚拟可视人闪出，对荻秋波行个军礼，又对阿客提行个军礼，柔声说：“请这位女士拿出手机。”阿客提摸出手机交了出去，笑着说：“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进行了全身扫描，要不我早忘了手机的事。”红眼珠的虚拟可视人说：“这是我的职责，对任何人都一样对待。”一转身，消失在一个水晶门中。荻秋波笑了一笑：“看上去，这位虚拟可视人很年轻，其实她已二千多岁，既是这里的警卫，又兼当服务人员，尽职尽责，从来没出过一点儿差错。”阿客提心里一惊，旋即稳稳神，轻轻地笑道：“不用说，又是你们祖先留下的奇迹，里面一定又埋藏玄机。”

“是啊，”荻秋波款步走在前头，说话的声音更小了，“要是没有人引导，指定找不到路，更找不到门。”阿客提又转脸看了看，好奇地说：“我才发现这个水晶世界的妙处，根本没门，连路都是你领我走出来的。”荻秋波笑着说：“平常要来的人都预先登记，不登记进不了大门，进来也无路可走。登记的人，生物信息便存在电脑中，一经扫描确认，就会闪现虚拟可视人，带来人到要去的办公室。”阿客提像失忆一样眨动蓝汪汪的大眼睛，感觉正走在一个迷宫中，突然问道：“我不是在做梦吧？”荻秋波发现阿客提一脸迷茫，忙说：“现在咱们已到二楼，再走几分钟就到三楼了。”阿客提越发不解，又问道：“咱们没有走过楼梯，怎么上的楼呢？”荻秋波摇一下头，又解释起来：“这里的一切都是幻象，感觉走在平道上，其实早就上了楼。要是脑中有所想就着迷了，连身在何处都不知道。”

“我感觉自己迷了，比失忆还恐怖。”阿客提毫无保留地说出了当下感觉，“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身在何处了。”荻秋波笑了，暗含指点地说：“据古书记载，这个圆形楼是个虚空间，虽感觉与外面空间一样，可走在其中如在梦

里，一旦省悟就正常了，什么危险都没有。起初，我刚搬进来时常走错路，幸好有虚拟可视人帮忙，才找到要进的门。”阿客提好奇地摇头说“这种建造技术，我们那里再过一万年也创造不出来，真让人有做梦的感觉。”荻秋波又说“行在其中，发觉做个梦是正常的，若有坏心思，马上就会被感应仪发现，并被困在虚境中，没人来接永远出不去。”乃用手指点着，“现在已到三楼，你回头看看，或许会有什么发现。”阿客提迷茫地转头看了，立马被惊得眼睛不会动了，断断续续地说“怎么……怎么回事？看到的都是墙，根本没有路，难道咱们是从墙壁穿出的？”

“那倒不是！”荻秋波有意卖个关子，“你再看看两边的墙面，能不能找出不一样的门？”阿客提按着指点做了，发现水晶的墙面都是一样的门，不知其中有什么说道。便喃喃地说“怪了，我看到的门都一样。”荻秋波又说“要是没人引领，就算是神也找不到门。所有门，都是幻象，永远也打不开。那个能够打开的门，就在实空间里，必须得看到外面的景色才行。”“我怎么看不到外面？”阿客提一脸愁容，说出的话句句实在，“就这么走下去连路也没有。”荻秋波对着一个门拍了两下，转眼间就进入了实空间，至于那两拍有什么秘密，没再多解释。阿客提顿觉眼前一亮，看到右侧是一排落地窗，外面花池清晰地映入眼帘。脑中不再迷惑，失忆的感觉瞬时消失，虽有疑问却没问出口。荻秋波停在一道门前，见门开条缝就推开了门，侧身把阿客提让入房内。仇英捷、淦涛相继迎上前，一齐问好。到这时，阿客提完全正常了，感激地说“谢谢仇英捷元首接见！”仇英捷笑笑，没多话。

房间内，对着门处摆着一张老板桌，上面摆着一台电脑、三部电话，电话分红黄蓝三色，分别连着不同的部门。门左侧摆着圆形红木茶几，一圈单人蓝色沙发摆在周围；门的右侧，长条红茶几的前后，各摆着一条棕色长沙发。在圆形沙发的茶几上，摆着山里红牌的饮料，旁边配着一次性纸杯，看得出是为客人准备的。东墙面是一幅油画，正是那幅《上帝之眼》；西面是一幅山水画，山上生满不老树，山下有小桥流水，就是不见人。如此简单的摆设很巧，表明了一种洒脱洁净的心境，一点也不像元首的办公室。通常，除了东西墙壁画不可改变外，其他东西可按主人心意去布置，确实与心境有关。

主客相继坐入圆形茶几旁的蓝沙发中。仇英捷正对着阿客提，笑说“五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有缘相见，也算再续前缘。”阿客提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很有分寸地说“我这次来，虽是私人身份，其实是代表邦联帝国安全

局，有重要的事情沟通。我现任安全局的副局长，因需要沟通的事特别机密，不便通过驻主星大使转达。另外，我所要沟通的事证据不充分，推测的成分多了一些，以私人身份似乎更合适。”仇英捷脸色严肃下来，目光明亮如天上月，思索着说“这么说问题一定严重，你要谈的事关乎各星系安全，难道与宇宙邪教集团有关？”“是！”阿客提微微点头，眼珠瞪得溜圆，“半年前，在主星飞往海球的飞船上发现小绿人，幸亏我们采取了措施，才阻止小绿人启动人脑般大小的飞船。可这个小绿人绝对顽固不化，什么也不说，还绝食了……我们采取医疗喂食方式，使他活下来。”

“遇到这样的人，不能打不能骂，更不能用刑，实在棘手。”淦涛从职业角度说出忧虑，只想活跃一下交流气氛，“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启用尖端科技仪器，探测恐怖分子的潜意识，常常能有所发现。”“是啊，”阿客提眼中闪过一丝笑意，“我们动用了时间之母——超级电脑，在睡梦中探测小绿人大脑，反复出现三个词‘真功，网络空间，黑客攻击’，当时不知何意，我到主星看过小报才懂——‘真功’是指真功协会，一个社团组织，听说在荣城登记注册了，并已向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申请登记‘网络空间’是一个虚空间，据说跟现实空间几乎相同，人们可在里面工作、生活，这超越了我们的知识领域；至于‘黑客攻击’嘛，更要小心应付，绝对不是一般的网络攻击。在海球的分析部门，包括时间之母的分析，抛开了‘真功’一词，没把网络当做虚空间，结论是‘防止来自网络的黑客攻击’。现在看来，结论过于一般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靠你们按实际情况重新分析判断。”

“这件事对我们太重要了，你来前我们就在谈真功协会，真担心与宇宙邪教集团有关。”仇英捷一边思索一边说，“我们尚没有证据，只好静观其变，现在听你一说便有点儿眉目了，真得好好谢谢银河邦联帝国。”阿客提笑着摇头：“这是我们该做的，也算是对你们报恩哪。”“那你说得过于严重了，你们做在前面想在前面，为我们研究问题提供了线索，非常可贵。”仇英捷不容置疑地说：“刚才民政部部长崔影来这里，专题研究了真功协会的登记注册问题，以防备宇宙邪教集团上下联手，制造更大阴谋。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能给真功协会定性，而且我们内部也看法不同，尤其是议会中有人帮腔，完全站在真功协会一边，但我们上层，对真功协会的歪理邪说看法一致，任何地方政府都要把住登记注册关，就算举行全民公决，也要坚持这一方针。同时，根据你提供的信息，还要采取应对措施。通常，不怕问题多棘手，就